



杨心广 玻璃诉断肠

Text: 阳昕&叶睿隼

杨心广

1980年生于湖南，生活工作于北京。杨心广是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区别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叙事，刻意回避对日常生活的琐碎描述、对政治的愤懑。杨心广作品中的沉思使人联想到美国极简主义关于身体与观众的现象学话语，亦与贫穷艺术在素材与空间的开放性方面如出一辙。其创作绕开了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现实的直接描述、隐喻或批判，在形式层面展开实践，探讨视觉物质化的问题。

作为那时刚接触当代艺术项目的菜鸟新手，总是担心如何与当代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合作，完美顺利地把博物馆重要的“退火”项目呈现给观者和业界。当笔者听闻2016年另一位“退火”项目艺术家杨心广祖籍湖南宁乡时，内心是有一些激动。同作为三湘大地的老乡，当下就产生了天然的亲切和好感。坊间传言湖南伢子“霸得蛮”，在与杨心广见面之前，总想着他应该是有股火热豪气的性子。当2016年6月第一次在博物馆见到真人时，笔者眼前浮现的是两个字：“沉稳”，握手时的诚恳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将近半年的合作过程中，更能体会到的是他与作品的细腻感性。

“玻璃，对我来说很新鲜。”

杨心广在进入“退火”项目时已经带来了相对完整的展览方案和创作思路，“玻璃在退火的过程中比想象中的更复杂，不会像泥塑一样什么造型都能实现。”在过去的作品中，杨心广多用木料、泥土和石块这些自然媒材作为其雕塑的主要素

材。这些自然的艺术媒介可以由艺术家自主地控制、改变它们的造型，但这次他必须要用玻璃这样一种人造材料来进行新的尝试和挑战。当玻璃进入窑炉的那一刻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的命运却不是人为所能控制的。在退火过程中，因为温度和内部压力的变化，会造成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作品的出发点是借助玻璃容易断裂的特性，所以做了一些人体大肠。”成熟的窑炉铸造工艺虽可以完美地实现艺术家的想法，“但是由于实际制作长度的限制，玻璃在加工过程中会有断裂的几率，这个特点刚好可以表现诗词中‘断肠’这一典故。”这样看似局限却又“漂亮、易碎、锋利”的材料特性，在杨心广手中却偶然天成地展现了他所表达的作品情感。“物”的随机性选择，与“心”的偶然性结合，形成令人玩味的关系。

我手写我心，我物言我志。

在廖斐《平坦》中的作品主要运用了大量的玻璃冷加工，采用了切割、开孔、



左图

玻璃肠（局部）/ 2016
Glass Intestine (part)
by 杨心广

YANG XINGUANG



打磨这些冷峻的处理方式，与廖斐充满理性的计算和冷静的思考相呼应。而在《玻璃肠》中则更多运用到的玻璃热加工工艺，吹制、浇铸这些经典的热处理方式，正好与杨心广充满“炙热感情”这一概念相吻合。杨心广曾戏谑地称其的《玻璃肠》为一份文科生的考试答卷，与廖斐作为理科生交出的答卷《平坦》正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那是在8月，时值上海温度最高的季节，每天最高气温都将近35℃。但当时由于博物馆的改造，艺术家工作室的条件相对艰苦：没有空调设施，甚至连基本的照明都没有。闷热的空间里，一台户外烧烤用的超大电扇和一盏应急灯成了唯一的电器。而杨心广需要在一周的时间内亲自将玻璃山石的模型用泥塑制作出来，80多块山石、将近1吨重的雕塑泥，没想到3天他一个人就利落的完成了。

来沪期间，他一直住在博物馆安排的艺术公寓中，所以经常早上来上班就能看到他已经在工作室里忙碌地工作着：从博物馆园区的草坪里找来了几块可以做模型的石头，不断拍击着泥块，大汗淋漓却毫不在意。10点多气温开始上升到了难以忍受的状态，他索性把早已湿透的上衣脱下，光着膀子继续挥舞着手臂，这画面透露的力量感，或许只有亲眼目睹才能体会得到。工作室外嘈杂的蝉鸣陪着铿锵有力的“啪啪”声，笔者一边感受着呼啸着的大电扇巨大的推力，一边心想这就是创作

作品的态度啊。

11点多，杨心广起身拿起衣服，“太热啦，我回去洗个澡吃个饭，下午再继续吧。”地上留着斑驳的水滴，已经分不出是他滴下的汗水还是猛口喝水时洒下的桶装水了……这间工作室在数个月后，成为了廖斐《平坦》的展厅，原本热火朝天的《玻璃肠》工作现场和最终冷峻平静的《平坦》也通过这种时空上的交错形成了饶有意味的对话。

除了玻璃山石的模型，玻璃肠的泥塑、“强身健体”那些健身器材的焊组、作品底板上的草皮和树也都是杨心广亲自上阵完成的。他总能一个人静下心来，一做就是一整天，无需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或许工作中所有的力量都被注入到了作品里，所有的情感也都被凝聚到了这些玻璃中，才使得最终的玻璃肠带有那么强烈的精神暗示。回顾过往杨心广的展览与作品，总能体味到几丝中国古典文化的印记，却又借着传统跳出陈旧桎梏，赋予新的解读。同样，《玻璃肠》延续了这一创作习惯，标准的“文科生”作品一目了然。



上图

人体大肠 / 2016
Intestine of Human
by 杨心广

中图

《玻璃肠》展览海报

右图

《玻璃肠》展览现场

然：展厅一层有一件名为“拍栏杆”的作品，直接引用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的概念——“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词人为金灭辽后南渡的辽国汉人，常怀收复失地夺回旧都之志，但在南宋保守内缩的政治环境下备受怀疑和排挤，空有恢复旧土的抱负而郁郁不得志。拍栏杆不仅仅是拍打时手中的痛感，更是登高疾呼后“无人会”的内心愤恨与苦楚。在此时人和人的肉体看似是拍打栏杆的主体、是力量的施与者和输出者，但其实又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力。就如同玻璃在融化之后非常炙热，上千度的温度能伤及我们的肉体，看似强大。但将其置于栏杆，最终待其冷却后却只能留下一排灼烧的印迹，和那仅仅一小块残片。

表达精神悲痛从而痛感延伸至肉体。当肉体层面达到了某一高度，这些原本的“悲愤”或许也就不足挂齿了。人往往与玻璃有着诸多相似点，看似光亮润泽，但又极其脆弱，稍有外力介入可能直接就崩裂。当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变得可视化，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情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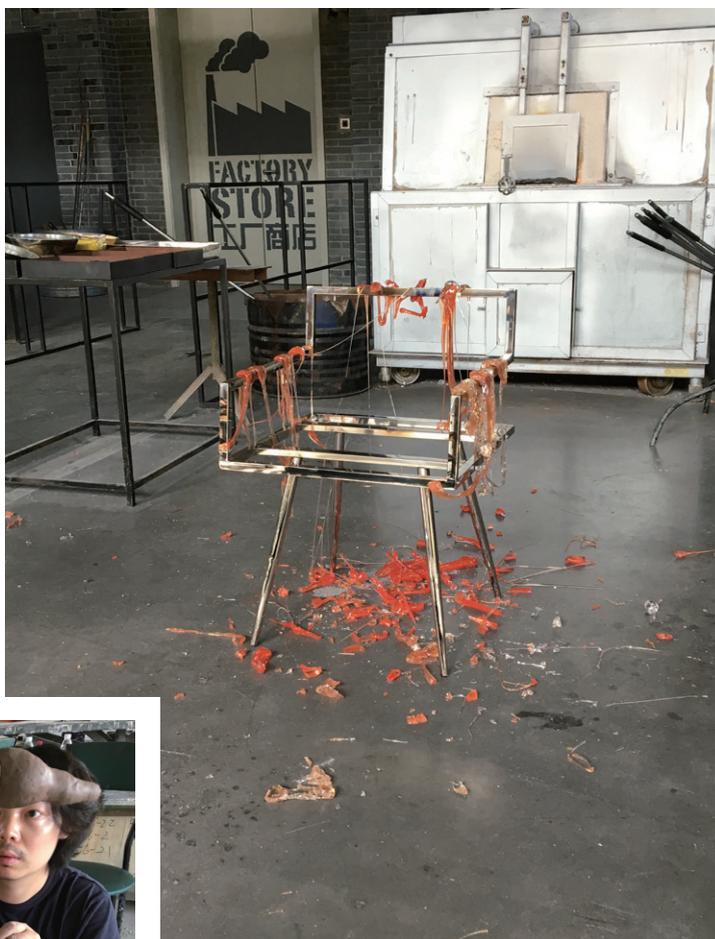
在杨心广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 he 对于材料本身的认知与控制，加上诸多造型概念，他将物与人的表现控制得恰到好处。无论是木材、钢板、油画颜料、石料甚至是砂砾，都能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最理想的状态。同时 he 往往也能挖掘出材料深层最为本质的那部分。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性质，包括颜色、硬度、密度、融点等，相互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和互动，这些矛盾描绘出艺术家内心的波动，但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这次《玻璃肠》

下图

玻璃肠（局部）/ 2016
Glass Intestine (part)
by 杨心广



但是由于实际制作长度的限制，玻璃在加工过程中会有断裂的几率，这个特点刚好可以表现诗词中‘断肠’这一典故。



中玻璃的冰凉锋利，淡然冷静，则恰好填补了这一部分，结合作品其他部分的木质、金属、塑料等材质，表达了他最深刻强烈，甚至是撕裂般疼痛的感情。

在玻璃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给它贴上一些与当代艺术气质相距甚远的标签。当努力去拉近玻璃与当代艺术距离的时候，从某种来看，是在潜意识中觉得这就是两种气质不同的事物。正因为有差别，有区分，所以需要跨界，需要融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偈意在说明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教人不要过于执念。有时反过来想想，

我们又是否太过预设执着于“玻璃”与“当代艺术”的差别，如杨心广所言，“工业气息与手工气息并不会妨碍观念的表达。”玻璃只是一种材料，应当是中性的，它与油泥、画布、金属一样都可以成为表达艺术家心声和情感的媒材，“在我以后的创作也许会再出现玻璃，因为玻璃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能满足某些创作的需要。”有幸的是，在杨心广最新展览《不知林深》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玻璃肠”的出现。

一切都是刚好，一切都是自然。
“物”“心”相依，自有妙法。

上图

杨心广制作作品中

杨心广